

沒有人是孤島： 三個臺灣媒體節目對「移臺港人」的再 現分析

陳嘉銘*

摘要

本研究會對三個媒體的節目如何再現「移臺港人」作出分析——鏡新聞《另一種注目》節目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公共電視的《誰來晚餐》裡第七季及第十四季涉及港人移民的三集節目，以及中央廣播電臺的《港知港覺》。媒體手法的差異，所反映到不同的移民體驗與心情皆有分別，而可見港人在臺重構主體性的過程也是千頭萬緒——從創業與社區、子女與教育、食物與物件、工作與文藝等等，都是複雜交纏的文化感覺。

關鍵詞：文化感覺、主體性、香港、移民、媒體再現

投稿日期：2023.11.27 通過日期：2024.4.25

承蒙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的老師和同事的支持，本人能夠在過去年多為《沒有人是孤島：三個臺灣媒體節目對「移臺港人」的再現分析》進行研究、抒寫，深覺榮幸和恩惠，由是感激。在此也特別感謝《臺灣傳播學刊》的主編和編委老師們，以及編輯同事的協助，讓文章得以審理，亦提出了不少意見讓我從中學習、修正。

* 陳嘉銘 前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客座學者 chankm_teaching@yahoo.com.hk

No Man Is an Island: An Analysis of Three Taiwan Media Programs' Representation of "Hong Kong Migrants"

Chan Ka Ming*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d how three Taiwanese media programs represent Hong Kong migrants by focusing on Mnews's "Another Focus: Emigrating to Taiwan; Hong Kong Migrants in Search of Their Second Home"; three episodes from seasons 7 and 14 of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s "Guess Who" that feature Hong Kong migrants, and Radio Taiwan International's "Hong Kong Awareness." The different approaches these programs employed reflect differences in migrants' experiences and emotions, revealing the complex process of Hong Kong migrants restructuring their subjectivities in Taiwan. This process involves culture-related feelings with respect to entrepreneurship and community, children and education, food and objects, and work and the arts. The phrase "no man is an island" involves the concept of human interconnectedness; however,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media adopts represent the diversity of migrants' experience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feelings" of these Hong Kong migrants and analyzed how Taiwanese media programs represent their lived experiences.

Keywords: cultural feelings, subjectivities, Hong Kong, migrants, media representation

* **Chan Ka Ming** Former Visiting Scholar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nkm_teaching@yahoo.com.hk.

壹、緒論

「沒有人是孤島。」

這出自十六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 (John Donne, 1572-1631) 的詩作，說每個人像土地的一部份，連結成大陸和海洋，彌足珍貴。但同一句話被加拿大學者 Phillip Vannini 及紀錄片工作者 Jonathan Taggart 應用來討論移居「荒島」人士在無水無電之下的生活 (Vannini & Taggart, 2014)，「荒島」與「移居」就此扣連起來，延伸出「都市人」尋找與適應「另類生活」的研究。

Migration Studies 可以譯作移居或移民研究，但相比之下，「移民」比「移居」更可見「民」作為「民衆」、「民生」以至「民心」的聯想，而並非僅為「定居」的功能性指涉。而「民衆」、「民生」和「民心」所指，是眾數的、生活的、心情的，因此更見「移民」的千絲萬縷，攸關棲息、感覺與情緒。是故「移民」較之「移居」更能表達箇中的複雜況味，而把討論說是「移民研究」，就更指向「沒有人是孤島」的語帶雙關。

社會科學針對移民之說，有論及「推力因素」(push factor) 及「拉力因素」(pull factor)，即分別為促使人們離開一個地方，以及所到之處吸引人遷移的原因；人們為了尋找更好的生活而離開原居地，並轉投他方另覓棲息。對於所謂「尋找更好生活」，社會學家早有論說，而原因比如可見為求安穩 (Giddens, 1991)，逃避危難 (Beck, 1992)，以至因為全球化發展下人類如液態般跨界流動 (Bauman, 2007; Urry & Larsen, 2011)。然而以上宏觀的論說，未必能說明最近三年香港移民潮的細節。自 2020 年以來，針對香港出現「大量人口移居」之說甚囂塵上；以 2022 年 8 月統計反映，香港在此前的十二個月已有 113,000 人離港 (Li, 2022, August 12)。雖然香港特區政府指人口減少的原因涉及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統計，但據媒體報導，2022 年初香港中學退學潮造成六萬多個學額空缺，以及自 2020 年辦理退出並取回強積金 (強制性公積金) 的申請都持續上升 (Chau, 2022, January 16)，這些都顯示不少香港家庭帶同子女選擇移民外地。

更進一步的港人移民現況，亦在一些國家的護照與相關申請上反

映出來，比如香港特區政府自 2020 年推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簡稱「港區國安法」）之後，英國政府通過取有英國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 BNO）的港人，可申請在英居留五年後再申請定居資格，2023 年 8 月英國官方公布，以 BNO 簽證方式移英的港人數字已經超過 150,000（“Over 180,000 Hong”, 2023, August 24）。至於移民加拿大的港人數字，自 2019 年以來持續上升，由 2020 年的 1,045 人，增加至 2021 年及 2022 年分別的 2,295 及 3,705 人（“Hong Kongese immigrants”, 2023, May 12）；加拿大於 2023 年 7 月宣布簡化並放寬香港人的移民申請程序，讓擁有加國工作經驗的港人可無需提供教育證明申請移居，而同年 4 月的統計，已有 3,122 名港人定居加國（Government of Canada, 2023, July 11），而這些數字仍未計算難以統計的，早年移民加拿大後回流香港，擁有加拿大護照的港人「再回流」加國的狀況。

除卻英國和加拿大之外，臺灣亦是港人的其中一個選擇；媒體報導有說，自 2019 至 2022 年之間，據臺灣移民署數字顯示已有 36,789 位港人申請移臺，而即使臺灣近年收緊了移民政策或審批過程，但基於港臺的文化及族裔相近，而港人成功取得臺灣身份證的案例每年僅為一千多宗，卻無損臺灣作為港人移居地的意欲（Woon, 2023, March 30）。

臺灣的移民研究，近年也有以宏觀角度分析，探討移民作為人們的全球流向現象（李耀泰，2020；賈海濤，2020）。然而針對港人移民臺灣，微觀箇中文化互動與日常感覺的分析，就見於黃宗儀（2020）的《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該書細緻地以「文化感覺」之說，解讀港人熱衷於視臺灣為旅遊甚至居住地的原因。以 Highmore（2017, pp. 25-27）的「情感政治」論說作為分析支柱，黃宗儀（2020，頁 265-272）指出香港人對臺灣的感覺歷經時間轉變，尤其明顯的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流行音樂與文學裡所呈現臺灣作為「落後鄉土」的想像，對照出現今媒體常把臺灣塑造成「慢活天堂」的象徵。

這就像為港人移民臺灣提供了微觀的「拉力因素」。香港人面對本土社會自 2012 年起的多次社會運動，¹ 在感受失落中以臺灣作為另覓自由的出口，並以移民實踐「小確幸」的生活（黃宗儀，2020，頁 285）。至此，香港人移民臺灣的解讀，就有了具體而符合語境的意義。在香

港社運中所曾演繹過的「今日香港，明日臺灣」等口號，更讓兩地人民添上唇齒相依的聯想，亦難免為移民與定居，附加上情感的投射，而劃分了「烏托邦」(utopia)與「反烏托」(dystopia)的二元化想像。

但這種想像層面的移民決定只是一個開始。面對現實生活，港人如何在臺灣以昔日的生活方式，融入現居地並重過「新生」(新生活、新生命之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Benson & Osbaldiston (2014, pp. 4-8) 長期研究「生活風格的移居」(lifestyle migration)，就提出了面對移居地生活的情動(affect)考量，延伸及移居者重新為生活思考「主體性」(subjectivities)，以及由此而能夠在異鄉「構連」(articulation)的複雜過程。謂之「構連」，是以移民者作為個體能動(individual agency)融入他國社會「結構」(structure)的互動關係，而一定牽涉個人在移居地的選擇與生活實踐、融入、矛盾與兩難。移居者如何因此想到自身身份，又如何面對想作烏托邦的移居地，卻要應對生活的感受，都是大勢所趨的研究。

這些感受，可見於對十五個香港人移臺的採訪文字(李雨夢，2015)，亦有融入臺後的生活小品和文化觀察(吳心橋、劉亦修，2019)，更有根據八個香港人在臺重新「建立人生」的抒寫(Ching, 2023)；而針對移民家庭的孩子如何重新適應別國生活、投入學習，更要面對成人世界的角力，就有作者仔細撰寫三十個港人移民家庭的故事(希望學編輯團隊，2023)。可見所謂移民感受，都是千頭萬緒的有機組成物，難以用三言兩語概括；平凡的話語和描述，雖然是移居者慣常對兩地的比較，但背後都有複雜的情感而有待深入了解(Mar, 1998, pp. 60-62)。

在港人移臺數以萬計的背景下，本研究有意繼續開發對移民感受的分析；前述提及的書籍都是以港人的身份和角度，去採訪及抒寫移民心路歷程。這正是涉及文化研究所言的「再現」(representation, Hall, 1997)，可見港人作者(甚至也是移居者)的身同感受。而暫未有前人研究的，是臺灣媒體節目如何再現港人移民的狀況與情感，以及這些節目如何在2019年後的移民潮裡，扮演著中間人的「調解角色」(mediator)，帶動觀眾接收和想像香港移民。

因此本研究會以三個臺灣媒體節目作為分析及比較——包括鏡新聞《另一種注目》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

路〉、公共電視的《誰來晚餐》裡分別見於第七季及第十四季涉及港人移民的三集節目，及中央廣播電臺的《港知港覺》。從中可見，隨著各個節目在不同年月製作的遞進，所反映的移民情緒，都有天差地遠的起落。而筆者亦透過與《誰來晚餐》和《港知港覺》的相關製作人聯繫，以書信及面談作進一步理解，去得知兩個節目的製作想法。

貳、文獻探討

一、移民的感覺結構——軌跡與模式

面對移民，對離開的與留下來的人，都是百感交雜——尤其當中一定涉及對原居地的感情與失望；但如前所述，因為失望而另覓移居地的「烏托邦」想像，卻可能只是另一場希望與失望的交纏。Highmore（2017, pp. 93-101）在提出研究「文化感覺」重要性的同時，也點出它與移民的關係；他提到一個英國鄰居的故事，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移居英國的牙買加人。牙買加自 1866 年成為英國殖民地，而這位成長於殖民地的移居者，因為在英國管治、教育和文化中長大，對英國滿懷希望與信心。

然而事實是，這位鄰居對「大英帝國」的都會想像，原來只是夢幻，因為及至他到埗才發現，英國倫敦也不必然繁華如夢，而工作機會與種族主義也讓他跌入失望的現實。

話雖如此，這位鄰居最後在倫敦落地生根，過程中的「軌跡」（trajectory）與「模式」（pattern）就更不容低估而值得探討。同樣是生於牙買加的文化研究巨匠 Stuart Hall（1987, p. 44），更指出在比如英國都會的種族主義之下，有色人種的音樂、電影與街頭時尚仍能在英美主流文化中佔一席位，就如同這些移居者歷經時間之後，在移居地城市仍能覓到存活的空間。這是隨著時間而構築起不同的「文化感覺」，讓移居者生活下來。

這個故事，在描述了移民的希望與失望之後，也為研究「文化感覺」與移民關係提供了理論脈絡的參考。當中會是前述的「軌跡」——

故事中這個鄰居自五十年代移英至今，也有殖民地的成長歷史和移英經歷；以及「模式」——故事中這個鄰居先是在移居前對英國懷有希望，隨後來到英國因為所見所聞而失望。軌跡與模式亦就是 Williams (1989) 爲了言說對所謂「感覺」的研究轉向，提出的「感覺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當中就會因為文化政治——而非單單因為經濟和意識形態，去形塑一種公眾的、集體的感覺或情緒，從而也反映到能動 (agency) 與結構 (structure) 之間的衝突和協商 (同上引，pp. 75-76; Highmore, 2017, pp. 20-21)。

Highmore (2017, p. 1) 指出在過去的社會研究中，早就有比如 Williams 所說的感覺轉向——即以「感覺」之說去尋找可分析的公眾生活關係。尤其對於移民，當數以萬計的移居者遷入同一個地方，他們的生存與生活，無不是經由感覺的軌跡與模式，反映共同經歷，而更能稱之爲「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至於爲何用上「感覺」這個字——英文會是「feelings」，卻並非爲近年在文化研究中常用的「情動」(affect) 一詞？Highmore 就指出那是更要強調，「感覺」慣以被想作主觀而不被納入學術討論的「客觀」話語中，卻正是因爲「感覺」的主觀性，才不容忽視 (同上引，pp. 1-2)。

由「感覺」延伸，就會是「情緒」(mood)，而 Highmore (2017) 就指出當中關係到兩者的四個原則，包括物質的 (material)、角色的 (role)、歷史的 (historical) 及社會的 (social) (同上引，p. 2)。聽似理所當然的原則，放在以上的故事中，就可見那個鄰居遷移到英國後所考慮到物質生活的條件，以及能否在英國參與勞動的角色；背後就是他來自殖民地成長的歷史，以及當下身處英國的社會環境，如何作爲有機體一樣影響著他的感覺與情緒。

以這個故事再作聯想，香港移民在近年的狀況就像走在同一條軌跡與模式之上——物質條件或容讓好些香港專業人士移居別國；然而來到別國，卻又未必可以重返同一個專業角色，甚至能否投身別國的勞動市場或都成疑。再者就是同樣來自香港，作爲歷經英國殖民管治的歷史背景、成長與教育，卻在移居地的社會，無論是臺灣或英國，都像異鄉人一樣格格不入。

對於這種格格不入，Highmore (2017) 會說是依據勞動身份，在別國有意投入工作市場卻已失去既有階級和專業的「特權」

(privilege)，就難怪會讓自覺滿足於中產身份的香港人在移居地感到失落。Benson & Osbaldiston (2014, pp. 14-15) 針對「特權」的說法，指出因為移居者有意在別國重新建立之前的階級身份，或會盡力保留既往的生活風格；然而「特權」是關係到別國社會的層級與文化，也攸關工作與專業的社群聯繫。「特權」就此不會一成不變，而是會隨著時間建構生活經驗，亦反過來受移居地的生活所建構，亦影響著移居者的感覺與情緒。

二、移民的主體性——懷舊與調適

這些在移居地生活所面對感覺與情緒的起落，或會動搖到移居者如何理解主體與身份。Benson & Osbaldiston (2014, pp. 8-9) 以「主體性」(subjectivities) 去言說移居者對自身的看法——它是一個英語的眾數「subjectivities」，意旨它是多元多變的，也是隨時間而行進的事物。其中有說，那是想當然生活風格的移民，讓移居者感覺自己仍舊懷抱昔日的身份；另外，主體性亦有移居者作為個體的背景歷史、物質生活，以及面對現實所要應付內在與外在的矛盾。

這種以過去對照今日的想像，是「集體記憶」的慣性，延伸成一種「懷舊」(nostalgia) 情緒。社會學者早有為「懷舊」解讀，比如從歷史維度看歐洲軍隊在戰時想念家鄉的情緒，轉化到媒體在二十世紀興起後，因為種種藝術與影音產物而帶來涉及「懷舊」的想像，也構連起身份之說 (Davis, 1979)。Jameson (1991, pp. 19-21) 針對媒體的懷舊文化，曾說那是缺乏歷史深度的純粹拼貼，而僅僅為把玩風格或美學的事物；但這個說法就未有觸及到懷舊作為集體記憶，除了是媒體影像的再現，也是人們因為腦海的印象、回憶的感受，去想念昔日，再對照當下。移居者雖說並非行軍，但以「作戰」想像視之，也是離鄉別井的艱辛過程，而懷想本作家鄉的原居地，都是共同的日常感受和心理狀況。這就不能排除「歷史」——一個人的成長史與社會的發展史等等的回溯，以應對移居地的林林總總感受。

雖然這種對懷舊的解讀，都是攸關對原居地的想念之情，但換上另一個角度去想及移居地，也別有懷舊的說法——比如 Benson (2011)

研究英國都市人移居法國，而想像移居地的田園生活；也有 Osbaldiston (2012) 研究澳洲人由內陸遷往海邊地域居住，而想像沿海的寫意慢活。這是以都市人的角度，去想像田園或海邊生活，是為逃離城市急速步伐，去得到舒適的和健康的人生；這是如同把都市相對田園／海邊作兩極化的聯想，而懷舊就是指向一種「前現代化」的世界，並視之為理想的移居地。

由此觀之，懷舊有兩個層面，其一是因為想到過去而懷念家鄉／原居地，其二是在移居地想像可以獲得本來在都市裡所缺少的簡單生活——就如前文提及黃宗儀 (2020) 所指香港人視臺灣為「慢活天堂」而作為移居地的選擇。這兩個層面，無疑也成為一道張力，以視原居地為家鄉的美好回憶，相對以視移居地為逃離都市的生活出口，作拉扯的協商與認同。而這些作為移居者的集體感覺與情緒，即便錯綜複雜，但都是他們對移居後如何解讀主體性的養份。

雖然主體性不是單靠懷舊的想像去建構出來，但前述 Benson & Osbaldiston (2014) 對這個說法的解釋，無不指向「過去」，而必然與「想到昔日」和「懷舊」連帶關係；而移民就是藉由這些感覺與情緒，融入移居地而界定自我的主體。以「融入」之說去想，前述「生活風格的移民」會是其中一種生活的認知，然而如何描述這個過程的出現與發生，Heidegger 提出的德語「*stimmung*」最能夠提供貼切的形容 (Heidegger, 1927/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2008; Highmore, 2017, pp. 37-41)。Highmore (2017) 把「*stimmung*」的英譯「*attunement*」延伸解釋，是極具象徵說法的「為樂器調音」，而隨著不同音調、音質，至慢慢被調節至合適的音準 (同上引, pp. 38-39)。

這個調音的說法就像移民的感受，在調適身心的過程，拿捏到自身作為移居者的主體性。Guignon (1984) 為此進一步解讀是因著「情緒」(mood) 的改變，而在調適過程讓人感覺是「在世界裡頭」(being-in-the-world)，即生活的一切都與人攸關——針對本研究來說，就是移民對移居地的日常，會感到心有所繫，而情緒的投入就是一種慢慢轉念的過程，去發現自身主體感受，與移居地息息相關。

這個調適的說法與象徵，包含感受和情緒，也極具音樂的聯想——調音隨時有變，音質更偶有落差，而「柔揚悅耳」的聲音也不必然即時出現，卻是反復嘗試的結果；更重要的是，一個音準定調，並非代表

另一個音調的自然到位，因為音樂與音色多元多變，就如前述主體性之說也是轉化有時，而移民的感受畢竟千頭萬緒，為情緒「調音」，會是移居生活的日常。

至此可見，主體性之說，指向了過去而帶有懷舊感情，也同時讓人憧憬未來；然而過程眾聲喧嘩，移民感受也像調音過程的抑揚頓挫。而以聲音、音準象徵融入移居地再想作主體，也對應到緒論部份提及的「構連」，即移居者能夠介入生活，並體驗日常——聲音之說又是語帶雙關，有指音樂的調適，也指眾聲的磨合，而那正好就是共鳴的前設。

三、移民的媒體再現——身份與想像

以「調適」說到移民的主體性與融入，就更會教人聯想到前面提及的「調解角色」(mediator)——就如樂器的調音也需配以音叉等工具，也更像一個中介者，去帶動移民的想像。此說當然關係到傳媒，而尤其電子傳媒的高流量廣傳網絡，都是引導移民理解及建構自身想像的催化劑 (Mar, 1998, p. 59; Highmore, 2017, p. 15)。媒體作為文化生產，也帶動民衆情感的由來與轉化，就會是移民與主體性之間的中介者。

昔日「電子媒體」或僅僅以電視和電臺，造就單一的廣播作用——即媒體如巨大的生產機器，主宰觀眾接收共有的事物。然而當下網絡世界的社交媒體紛紜，更有一般人容易應用的智能手機程式，可以隨時在手機介面製作及加工影像，誘導觀者接收、聯想，過去的所謂「媒體主宰觀眾」已非理所當然；更何況媒體節目互相之間即便針對同一議題的話語，隨時可以天差地遠，成了互相拉扯的言說亦不在話下，受眾也因此不再會被單一的資訊所擺布。然而無論受眾如何，電子媒介被視作擾亂集體記憶和歷史，都時有所聞 (Niemeyer, 2014, pp. 1-4)；這類說法針對歷史的準確度而表現「危機意識」——甚至還有前述 Jameson (1991) 所指流行文化的懷舊風格只是模糊歷史，或會教人對歷史之說憂心忡忡。然而媒體對受眾的影響，眾說紛紜，但媒體帶動觀眾感受，從而想像身份認同與主體性，都是不容置疑。

微觀所謂身份認同與主體性，是截然不同的事物——前者是指由上而下，比如傳媒對於人們身份想像的創作、建構與引導，至於後者相對來說，是由下而上由人們自己以日常生活切入，去構築身份的感受與理解。對於香港身份認同的研究，比較具代表性而影響幾十年的本土意識之說，會是對 1979 至 1980 年的電視劇集《網中人》的分析（馬傑偉，1996；Ma, 1999）；當中所說的，正是劇中主角程緯（周潤發飾演）自大學畢業之後投入現實工作，以及面對家庭和感情的故事，而他與戲中弟弟程燦（廖偉雄飾演）的對照，因為後者從中國偷渡來港的背景，而建構出高下二分的標籤，讓本土觀眾因為這種公眾面譜的設定與對照，想像「香港身份」。

媒體的角色顯而易見，是比如對電視劇集的研究，會分析到戲劇文本對觀眾所引起的情感與作用，並指向一種身份投射與想像，再選擇與之扣連。而更可圈可點的，是《網中人》的潛文本正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來港的「新移民」故事，由主角父母的一代因為留港落地生根，再讓新生代發展在港的路；由此去想，那就是所謂「香港身份」在其時的前世今生，也是攸關移民的心路歷程——只不過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電視劇集文本，更是由中國遷到香港的那一輩，作為戰後「移民」定居香港的語境。

相對今日，尤其針對本研究所關注移民臺灣的香港人如何被媒體節目呈現的問題，那是由上而下去建構一種身份想像，更可能是「香港身份」與「臺灣身份」的互相融入過程；然而因為所涉及的節目並非戲劇，卻是帶有紀錄色彩的電視節目，以及電臺與真實人物的訪問對談，當中反映的生活與日常，就更具普羅大眾由下而上所提供的現實況味。因此，主體性於此，不會僅有對照身份認同而近乎二元對立的定義，而是兼收並蓄的想像，讓移居者一方面作為節目中的「主角」，而同一時間作為觀影或收聽的受眾，去設想他人和自己在移民其間的共有感受。

這些感受都是微妙而不經意的生活歷程，而非由上而下的、強勢帶動的影響。Ong (1999) 早在上世紀已就移居美國的華人，因為切身的融入體驗而意識到人口流動與遷徙現象，並不能再以簡化的全球化論述觀之；相反，人們作為能動者，以至在地社區及族群間的日常活動，比如商業往來或文化參與，才是移居者重建自身想像的出口，並

非全球化的階級或種族不平等說法可以概括。至於生活與日常，當中必然有社區的互動，並成為移居地的本土獨特文化。這種社區的「本土性」(locality) 尤其重要，是它作為由下而上的，讓個體融入社會結構的參與，都讓移居者得到認同感與主體性。John & Potter (2002, pp. 265-268) 就以社區在媒體內的再現——遑論報刊照片、電視、電影，談到媒體中的社區，都像召喚記憶的機器 (mnemonic devices)，讓受眾回想一個地方的過去，並以社區的豐富多元對照現實的當下生活，再重拾主體性。

Chan (2021) 就曾分析 2010 年後的香港電影，如何再現不同的本土社區——比如九龍的深水埗、太子，香港島的灣仔、西環，以及新界的屯門、沙田、大埔、粉嶺和上水等等，而可見新一代的香港導演，以自身的社區成長記憶創作劇本，再反映出香港不同地貌與社區的多樣性。至於戲中人的生活與故事，對受眾來說，也包括導演把記憶作為創作動力，都是從下而上的勾尋與體現。

針對媒體如何再現社區與移民主體性的研究，其實相對不多；然而以大眾讀物的再現，例子有在篇首提及，希望學編輯團隊 (2023) 對已移民海外的港人進行訪談，當中尤其針對孩子在外地生活，就有問到他們「最想念香港甚麼」，而孩子回答除了說到掛念朋友和家人之外，更有提到香港的食物，如腸粉、燒臘、凍檸茶、魚蛋粉、雞蛋仔、流心奶黃包等等都是街頭小食、港式茶餐廳和大排檔的「招牌」。而無獨有偶，前述提過吳心橋與劉亦修 (2019) 的小品抒寫，提及作為移臺港人的在地觀察裡，有不少都是涉及食物，比如臺灣的「芭樂」、「鳳梨」和「百香果」原來分別就是香港的「番石榴」、「菠蘿」和「熱情果」，更會對照港式「打邊爐」與臺式「吃火鍋」的差異，再延伸到對臺灣食物如滷味、虱目魚和黑白切等等，都是作者以香港的食物，聯想、觀察和融入臺灣飲食文化，儼然就是從食物中勾尋主體性的轉變，去描述移民的感受與生活。

這種微少的、瑣碎的，也似是漫不經意的媒體呈現，以影像和文字言說香港，也偶爾在題材上扣連移民，正是由下而上去想像主體性的示範；藉此可見，生活感受的再現，畢竟更能說明移居者憑著甚麼從日常中慢慢定居與融入，更透過別國的事物，扣連自身的過去與記憶。

參、研究方法

從以上文獻回顧可見，移民的感覺和情緒，都有軌跡與模式去描述發展歷程，而移居者的物質條件與既有專業，以及他們的過去與階級，或都斷定他們會走上一條怎樣的路。至於回憶與懷舊，以及對過去原居地或現在移居地有怎樣的烏托邦聯想，更會影響及他們如何去調適和重構作為移民的主體性；然而主體性之說並非一成不變，且在媒體的再現裡更可見微少的日常生活，連繫到移居者應對新生活的再思。而社區與飲食文化作為普羅大眾能夠介入的事物，就表現了情感的多元化面貌。

本研究為此著手，分析三個臺灣媒體節目怎樣再現移臺港人，並帶動感覺與情緒，去言說過程中的文化認同與現實。這些節目包括鏡新聞《另一種注目》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公共電視的《誰來晚餐》裡第七季的〈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第十四季的〈煲一碗移民的湯〉和〈選擇成為臺灣人〉，以及中央廣播電臺的《港知港覺》。以此三個節目作為研究樣本，原因有二——其一是攸關移臺題材，因為這三個樣本是直至今日，在臺灣少有的媒體節目，對港人移臺作詳細的紀錄式呈現及再現；而雖說臺灣新聞對於港人移臺的報導甚多，但當中多以客觀說辭表述港人移臺現象，相對紀錄式節目來說，會有更多生活與感覺的表達，為本研究探討移臺港人的「文化感覺」，作為合適的切入點；而三個樣本的目標觀眾／聽眾，雖然在本土的廣播頻道都是以處於臺灣的人口為主，但它們都有網上傳播的版本和渠道，亦有海外受眾，而以此可見它們作為「媒介中介者」，所形塑的移臺港人議題，必然都會成為港人如何想像自身、或如何被想像的「文化感覺」。這都是三個樣本作為呈現／再現移臺題材的媒體，在當下難能可貴之處。

另一個原因，是攸關三個媒體的背景——鏡新聞是所謂的「股份有限公司」，即私營媒體，而公共電視和中央廣播電臺都是由中華民國捐贈所成立的媒體，即類近是為國營媒體。雖然本研究並無意在私營與國營媒體上，就再現移臺港人的議題，細察分別；然而作為針對這個議題的拋磚引玉研究，去記錄私營與國營媒體對再現移臺港人或有

微妙的差異性，都有助日後相關研究的延伸和深入分析。至於公共電視的《誰來晚餐》與中央廣播電臺的《港知港覺》，雖同屬類近國營媒體，但前者作為視像節目，相對後者作為電臺節目，在形式上亦可看出對照，以見相異的形式——視像紀錄相對口述訪談，對所再現的移臺港人狀況，深入程度亦有不同；而這對本研究所分析的「文化感覺」，也可以作為一個對照點。

至於本研究除探討各個節目，在描寫移臺港人感受與情緒上有著怎樣的轉變之外，更會依據上文提出的一些關鍵概念，深究以下問題：

- 一、這三個節目所再現的移民狀況、感覺與情緒，有怎樣的軌跡與模式？當中存有怎樣的對照與轉變？
- 二、移居者在節目中的回憶與懷舊情感，會是建基於甚麼？
- 三、移居者在節目中的生活日常，比如起居、工作、飲食與社區活動，又會如何扣連到他們融入臺灣生活的文化認同？
- 四、三個節目關於移臺港人的主體性，有怎樣的再現層次和意義？

這四個問題，將會是以下對三個節目分析的指標；而節目的文本將會分開幾個層面——包括手法、調子、內容和影像等等，去解讀以上指標性問題內的概念。

肆、節目分析

一、鏡新聞《另一種注目》：〈「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 香港人移民之路〉

《另一種注目》是鏡新聞的網上視像節目，而〈「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 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就分開兩集——第一集《離香》及第二集《所在》於2022年5月27日首播，時間總長是47分鐘，以廣東話和國語攝製。之後兩集節目合併為一，再在YouTube及臺灣電視MOD頻道播出。兩集內容都

是關於移臺港人的生活與工作，更涉及移民感受與融入過程。第一集是拍攝年輕夫妻 Will 和菜心移臺的經過，以及資深傳媒人木木在臺灣居住五年後的感受；而第二集是拍攝在臺港人 Ted，以及 Cat 與 Cedric 母子倆營運餐廳的歷程。

節目是以紀錄片手法拍攝，而調子著意表達對香港的感情，更帶有離別的哀愁；比如第一集開首就拍攝 Will 和菜心兩位三十歲的新婚夫妻申請專才移民——Will 是藥劑師，而菜心是博物館古蹟學碩士。節目拍到香港的街景，被配以緩慢的音樂，讓觀眾感覺到離開在即的情緒；而這對新婚夫妻計劃生育，也說到「臺灣有安心環境」，所以決定移民。這幾分鐘的介紹之後，就是二人剛剛到臺，開始尋找並租住房子，繼而定居。在同一集裡出現的木木，就以來臺五載的經驗說到買樓出租的心得，也說到地區與升值關係；而她在臺灣以線上節目維生，已是落地生根。

以兩組人物對照到臺的生活經驗，Will 和菜心作為剛到臺的年輕夫妻，在定居後參加了臺語學習班，男方更報讀了公共衛生碩士課程；至於女方就開始從事插畫，並因為較多時間留在家裡而開始嘗試烹調，更會因為現居的家中有烤箱，而試用烤焗製作食物，感覺滿足。相對木木雖屆中年，但都因為自製網上節目的工作，而嘗試了製片，更會拍攝以廣東話作詞的饒舌音樂視頻，由她擔綱演唱。由此可見，兩組人物的對照，雖然年齡與到臺時間都有差距，但亦能夠在臺灣嘗試新的工作與生活實踐。雖然木木提及在臺買樓出租的說法，都是香港人所習慣的功利價值，但她的網上工作，跟 Will 和菜心的「另類嘗試」，都滿有「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 的指涉——這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由 Inglehart (1977) 提出的概念，分析其時青年面對資本主義與物質生活，尋求非物質的價值，比如個人自主、表達、自由、平等與環境等議題。在香港學術研究上也借用到「後物質主義」的概念，探討自 2010 年以來因為社會狀況與運動，青年人亦傾向在社會主流的經濟發展論述之外，追求自由與民主、環境與保育等非物質價值，更會發展不以金錢利益為重的生活習慣與喜好 (李立峯、鄧鍵一，2014；李立峯，2017)。

不過，Inglehart (1990) 後來為「後物質主義」的說法補充，指新生代在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滿足之後，並因為成長於較父母一輩更

穩定、充裕的經濟環境，所以對後物質的追求更像理所當然。此一說法，對照移民狀況卻非如此，因為從節目可見，年輕的 Will 和菜心，以及中年人木木在臺灣都不完全是基本生活得以安頓，因為「漸入佳境」而有後物質的新嘗試——尤其對 Will 和菜心來說，在辭退香港工作後收入不保，同時要為日後是否能夠成功取得臺灣入籍身份等等問題，而難免心有隱憂，都不附合 Inglehart 所指「穩定生活」作為後物質追求的前提。然而他們生活不穩，亦選擇離開香港物質為上的日常價值，去融入臺灣生活，並作出後物質的嘗試；這個移民生活的現實，看似與 Inglehart 之說矛盾，卻又更恰好地，可見移民所引起經濟與身份的不穩，反而成了發掘另類生活的動力。移臺港人的勇氣，並以後物質之說重建生活，由此可見一斑。

這種放下香港物質價值的模式，在第二集內更見於另一組港人的新嘗試裡，反映港人融入臺灣的軌跡；當中包括 Ted 自 2018 年到臺灣定居，並以「獅子山下香港冰室」開業；另外亦有 Cat 與 Cedric 母子倆自 2019 年在臺營運餐廳，更以「港式老火湯」作為招牌，而吸引到香港和臺灣的食客。

以「獅子山下」作為餐廳之名，Ted（吳凡【製作人】，2022 年 5 月 27 日）強調了「以前香港的互助精神」。而節目中她也提到香港已故歌手羅文的《獅子山下》這首歌，作為懷舊情緒與回憶，想念昔日香港，也強調希望幫助港人融入臺灣；《獅子山下》作為一首歌皆歷經時間而出現論述轉化，比如是先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電臺戲劇《獅子山下》作為主題曲，及後官方為「香港精神」之說每每用上這首歌，是對香港的中產價值提供說詞——比如 2002 年 4 月，時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宣讀財政預算案，就借用了歌詞，言說自食其力、白手興家的香港經濟神話。Ted 所指的互相幫忙，會是對七十年代的懷舊感情，卻無關於以上的經濟論述。

這份懷舊情緒更在 Cat 與 Cedric（吳凡【製作人】，2022 年 5 月 27 日）的餐廳中延伸開來，並以「互相幫助」之說，建立起社區的往來、關係與感情。Cat 以前在香港是從事辦公室工作，並沒有想過自己能夠營運餐廳，但在臺灣卻開展飲食生意；她更會把所煲的湯，送到餐廳附近的一些臺灣長者家中，而建立了「親人」的感覺，其中一位女士更說 Cat 就「如女兒一樣」。另外 Cat 也會為附近的店鋪送餐，而碰

上由香港人 Kenny 和 Katie 開設的甜點店，以及她前往探訪在夜市營運「港式車仔麵」的 Wuncy；Cat 因此與左鄰右舍，以及因為購買食材，而與街市的年青店主變得相熟。所有這些往來，都成了 Cat 的社區網絡。

這再一次是以「後物質主義」作為移民生活實踐，並進一步扮演了跨代和社區的聯繫養份——比如 Cat 與 Cedric 的餐廳母子合作，亦有她與本土臺灣長者及青年的往來，更有她對移臺年青人的支持。「後物質主義」的討論，由此得到移臺港人語境的補充，是作為移民後生活實踐的拓展，而涉及社區關懷的在地連繫，都是港人融入在臺生活的軌跡。

無獨有偶的是，這些軌跡裡都有食物的影子——比如第一集中菜心（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也提到在家煲港式老火湯，感到在臺北大稻埕所買的干貝與香港有別；相對 Cat 所煲的老火湯，也用到港式菜乾，而要家人自香港郵寄到來。食物於此，成了港人移臺後，與港式飲食作為味覺記憶的連繫；而節目中的食客，都強調吃到這種味道，會「感覺是自己人」。這無疑是一種勾尋主體性的自白，而在食物烹調和品嚐裡，似是漫不經心的日常，卻安撫到「離鄉別井」的情緒。

這種離愁，在第二集裡因為 Ted（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提到的《獅子山下》，節目中就多次出現香港獅子山的今昔照片而得到強化；當中更有受訪的港人食客，表示懷念以前的香港，同時對今日的香港感到失落。離愁與失落，在受訪者的言談裡，都暗示2019年的社會運動皆為主因，卻沒有直接說到運動的內容；至於兩間受訪餐廳的一些背景擺設，也有來自其時運動的相關物件。由此可見節目即使對運動輕描淡寫，但都有意將移臺港人的感受，與香港2019年的社運連繫起來；而及至節目尾聲，更利用緩慢音樂，配上2019年9月13日中秋節晚上市民築起人鏈沿獅子山山道上山，透過燈光勾勒山脊輪廓的活動片段，暗示了社運與移民的關聯性。

2019年香港社運由此成了這些移臺港人的集體回憶，更會被視之為創傷，而讓他們回想獅子山所象徵的昔日美好香港；至於在臺灣所構築的生活與社區感，就是重構一種與昔日香港攸關，卻已是落地臺灣的主體性。Berlant（2008）曾經以「創傷」（trauma）之說解釋人們

的集體感知，如喚起了對過去的回憶與想像、期望與落差，卻在落差裡讓人展開對地方歷史的重新認知與思考。移臺港人的狀況與感受，在節目中正是以這種落差得到再現，從而表現在臺港人的主體性轉向。

二、公共電視《誰來晚餐》：〈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煲一碗移民的湯〉、〈選擇成爲臺灣人〉

如果說鏡新聞在《另一種注目》節目中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是以離愁情緒再現移臺港人的話，那公視的《誰來晚餐》反而會是輕鬆小品，而更像前述吳心橋與劉亦修（2019）的生活觀察，但亦因爲節目作爲紀實類型，同時又配以「通俗劇」（melodrama）的元素，讓移臺港人的議題再現出趣味生活質感。

畢竟移臺港人是一個新議題，《誰來晚餐》僅在第七季及第十四季裡有三集節目——分別爲〈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煲一碗移民的湯〉（朱文慧【製作人】，2022年10月28日）及〈選擇成爲臺灣人〉（朱文慧【製作人】，2023年7月21日），同樣以紀實手法拍攝移民生活與家庭處境。節目以國語製作，每集皆維持在51至53分鐘，並分作四節在電視播出，而及後亦會在YouTube公開觀賞。謂之有通俗劇元素，是因爲節目過去十四年都是以家庭爲出發點，當中包括在地臺灣人、原住民族以及來臺的少數族裔故事；Kaplan（2000, pp. 51-54）以通俗劇解讀荷里活電影公式，指出美國二、三十年代的語境衍生出以家庭爲重卻非關政治的情節，更會以正反角色的二元對立去帶動強烈情緒與感官刺激，而最後大多會以「好人好報」的價值觀作結，藉以重整道德想像。

筆者爲此以通俗劇的觀察，向《誰來晚餐》節目企劃編劇王佩芬提問關於製作的考慮，對方表示：

（節目）要談家庭的日常生活，就脫離不了柴米油鹽醬醋茶、食衣住行育樂、生老病死、夢想與現實、夫妻或親子愛恨

情仇……等範圍。然而，類似情境，換了不同人就有不同故事產生。因為人們都會好奇別人家的故事，同樣的挑戰，你家跟我家會有什麼不同？而我看你家的故事，原來他們也是這麼苦，原來他們是這樣面對啊，心中的糾結會被安慰了，被解開了。

以上說法可見，節目以家庭和普通人的生活，讓觀眾在參照裡，會對自身家庭問題帶來安慰。²是故節目的通俗劇元素，是以港人移民家庭作為基調，來引起觀眾共鳴；而每集更由受訪家庭邀請一位名人到家中晚餐，從對談分享去抒解家庭問題與生活矛盾，作為節目「高潮」去完成起承轉合的戲劇效果。

第七季的〈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是在2018年製作與播出，關於年輕夫妻 Sanford 和 Michelle 的移臺生活，並從他倆因為合作開辦手作布藝生意，而談到丈夫現職捷運工程師卻分身乏術，讓妻子生氣導致時常爭執，成了節目的主線。雖然節目都有承接前述「後物質主義」的出路，而可見這個家庭到臺後另闢維生可能，但更挖掘出家庭矛盾，補充解讀後物質的生活實踐，對移臺家庭來說也是矛盾重重。

然而《誰來晚餐》並不如通俗劇元素所言著意製造強烈情緒或感官刺激，相反節目中的夫妻口角只是被拍得輕描淡寫，更在節目中常被配上輕快音樂而讓雙方矛盾變得有趣甚至無關痛癢。比如說在節目第二節裡，Michelle 在忙碌中準備晚餐，同時一邊抱怨 Sanford 不會做家務，甚至不知道廚房的用具放在哪裡，後者表現只是無可奈何。這些矛盾，是對移民家庭關係的深化再現。

至於 Michelle 所聘用的員工，也觀察到夫妻間的張力，卻似見慣不怪般在同一個空間工作甚至同枱用膳，而像家庭成員般的「旁觀者」。Sanford 與 Michelle 的落地生根，由此不像前述鏡新聞《另一種注目》節目內〈「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 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的餐廳與社區關係，而是他們與員工，在同一屋簷下製造手作與飲食起居，慢慢變得自然，也落地生根。

節目更拍攝到兩人回到香港探望各自的父母，比如先到男方父母的中產住宅，後來再到女方父母的公共屋村，而說明香港樓房的細小

空間。但除了這個成長的住所會引起二人懷念之外，他們都表示「香港變得好可惜」，因為老舊事物都逐漸消失，如兩人著意回港探尋的老布市場，都有轉變。懷舊與回憶，在這對夫妻身上卻不常見，也不像〈「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所強調的鄉愁——這或許是兩人並無前述人物的感觸，但更是因為節目製作於2018年，雖然中段有提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但當時還未經歷2019年的社運，就沒有隨後的情緒或創傷，而讓節目來得輕鬆。

是故最後嘉賓來到——是香港藝人杜汶澤，而在餐上的對話也集中在夫妻相處之道；杜氏以自身來臺、夫妻相處等等經歷分享，就讓節目變成娛樂清談；即便觀眾可以預見這對夫妻的爭執並不會即時止息，但都緩和到矛盾背後，作為年輕移民夫妻的日常心結。

食物於此，並沒有被扣連到如〈「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內所表示的港人移民情緒；但在本集節目（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中提到，夫妻兩人回到男方的香港家中，家人所作晚餐的一道菜式就包括了蝦，同時強調「蝦」與粵語「哈哈笑」的「哈」同音，而象徵快樂。至於Michelle為嘉賓到來所煲的港式老火湯「木瓜蘋果白木耳排骨螺片」，就沒有再進一步言說，但也可見香港人的飲食口味與作菜方式，仍是身份攸關的養分。

到了第十四季的〈煲一碗移民的湯〉（朱文慧【製作人】，2022年10月28日），在2022年製作及播出，就更以煲湯作為題目，而說到移臺家庭保留港式生活，去融入臺灣。節目是拍攝一個五口之家，包括分別52歲和49歲的父母Mac和Joanne，以及三個子女——13歲的鄒怡和11歲的雙生兒鄒彥和鄒雋。這對父母是在2005年結婚，到2017年移臺，並在臺中營辦移民公司；至於孩子都是在香港出生，而要在臺灣重新適應生活與教育。

本集因此較《另一種關注》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以及前述《誰來晚餐》的〈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多出了教育孩子的維度。比如節目中都有拍攝姐弟做作業的場面，鄒怡有說功課難度，鄒彥和鄒雋更要做功課到午夜，雖然

假日也有定期露營的親子活動；而比較香港的功課壓力，臺灣教育狀況也不必然輕鬆。至於 Mac 和 Joanne（朱文慧【製作人】，2022 年 10 月 28 日）也透露，要分飾「黑白臉」去教育孩子，都是一般家庭倫理的寫照，儼然是通俗劇的公式；但正是因為移民的身份，這對父母會為孩子解釋移民原因，而節目的第三節更有他倆在晚飯後，坐於住處外的庭園與孩子談到 2019 年香港的社會運動——這一段可見他倆手執香港的舊日報刊，由 Mac 教導孩子「自由民主是核心價值」的說法，並配以柔和的鋼琴音樂，讓觀眾感到深沉的情感；及後 Mac 更說「香港是永遠的根，臺灣是現在溫暖的家」，無疑被節目視作亮點，就可見那是把移臺港人的情感，扣連到他們以香港作為本位的想像，而移民臺灣。

與孩子的溝通，在本集由此被豐富起來，以現實教育到移民選擇，都見代際之間，作為父母到子女的記憶承傳。而這種承傳也表現在港式食物中，似是漫不經意的，卻攸關香港感情的印記；比如 Joanne 在節目第一節裡，就展示家裡廚房的「港式儲備」，包括臘腸、蠔油，更強調有從香港買回來的干貝、南北杏、花菇（臺灣稱作「香菇」），以及其他湯包，另外亦有給孩子所作甜點的「啫喱粉」（臺灣稱作「果凍粉」）。香港的食材，都是連結前人留給後代的味覺記憶，而 Joanne 跟〈「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 年 5 月 27 日）內的菜心一樣，都說在臺灣所買這類食材，感覺與香港有異，所以都要從香港進貨。至於節目內更拍攝到「港式豬腳薑」——是廣東的月子菜，由添丁甜醋所烹製而成；Mac 和 Joanne 因為想吃這個菜式，去探望另一對移臺的 Cynthia 夫婦，因為後者的丈夫是港式主廚，所以可以弄到香港菜式，而節目為此更豐富了味覺回憶的說法。

及後這個家庭邀請名人嘉賓用膳——是之前已經出現過的杜汶澤，亦以港式菜餚為主，包括「雲吞雞」（臺灣稱作「餛飩雞」）和港式叉燒等等；但杜氏在嚐過叉燒後指出味道不夠，即是不接近港式的「原味」，而要向 Joanne 提供食譜。這又再一次以食物，強調味覺回憶的相關性。節目中有說夫妻倆希望融入臺灣，但常有格格不入的感覺，如食物的口味就可見一斑；其中製作團隊買來了臺灣夜市食物如炸雞屁股、大腸麵線、蚵仔煎、四神湯和臭豆腐，讓這五口之家品嚐，最後他們只能接受蚵仔煎和臭豆腐。港式與臺式食物對照，從口味與習慣

都不能否認建構起對主體性的認知，會有香港人所習慣的味覺，而比〈「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及《誰來晚餐》的〈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有更多層次的表述。

而從食物延伸開來，更涉及語言的運用與想像，比如杜氏就在用餐前後指出香港的「三文魚」、「雲吞」，在臺灣分別稱作「鮭魚」、「餛飩」。隨著食物而說到語言，大家都有談到把粵語轉換成國語的習慣，比如 Joanne 提到孩子已經多用國語思考，會把粵語的「淋花」說成國語的「澆花」，杜氏亦說自己要以國語的「開車」取代粵語的「揸車」。語言的轉換，在本集中只是略作一提，但杜氏就說「保留自己語言的尊嚴」是至為重要，去暗示到粵語的承傳，而成了節目連帶港人主體性的元素——港式食物與粵語，就是為移臺港人再現那道獨特的文化來源。

因此這一集的《誰來晚餐》，比前述〈「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與〈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兩作開展出更多層次——此前的兩集都以年輕夫妻生活為重，也有母子營運餐廳的社區聯繫；但來到本集〈煲一碗移民的湯〉（朱文慧【製作人】，2022年10月28日）就是中年夫妻及年幼孩子的移臺生活，更深化為教育、食物和語言，對港人移臺的模式與軌跡，補充言說香港人的習慣、文化和主體性的關聯。

至於要討論到《誰來晚餐》的〈選擇成為臺灣人〉（朱文慧【製作人】，2023年7月21日），亦延伸出中年父母與年幼孩子的移臺狀況——節目中的香港影評人卓男，與從事風水命理的丈夫 Danny，攜同7歲孩子樸言在2021年移民臺灣，就因為夫妻二人並不像前述三集節目的人物般，要放下香港的工作或在臺灣創業，相反卓男和 Danny 繼續以自身專業工作，而這也為移臺主體性之說，扣連香港。

上一集〈煲一碗移民的湯〉（朱文慧【製作人】，2022年10月28日）的 Mac 和 Joanne 因為在臺營辦移民公司，也有觸及香港人，但在節目中就僅提及移民申請成功案例減少而影響生意；但來到本集因為卓男從事影評工作，更有為香港金像獎和臺灣金馬獎籌劃出版和參與評審，兩地電影就成了她雖然身在臺灣，卻牽繫港臺的一個「媒介」。

在節目內可見卓男時常為寫稿、出版和訪問等等疲於奔命——比如她要教兒子做作業到晚上，而自己小睡至零晨二時起床寫稿等等，都是她一直為兩地電影的默默耕耘。這是節目內具體地以工作去扣連移臺港人，身處臺灣而融合兩地的示範，也較前述幾集節目可反映的「後物質主義」，更有鮮明的港人移臺語境，而以港人身份去為兩地文化藝術作出貢獻。

本集的第二節內，卓男就為香港出版的工作項目，在臺灣訪問漫畫《老夫子》的第二代作家王澤；其後卓男（朱文慧【製作人】，2023年7月21日）有說攸關文化的工作，「不單是工作，也是香港的回憶」，就直接將回憶甚至懷舊的說法，連帶到工作的關係裡，而在移臺的語境下再現，就為昔日香港與當下的移民身份，強化了情感的演譯。至於 Danny 的工作涉及風水命理，卻有語言上的考慮而一直不敢嘗試用國語接見臺灣客人；終於本集第四節就拍攝到他首次到臺灣人的住宅看風水，並以國語解釋專業說詞。由此可見，卓男的工作是在回憶與文化上牽繫兩地，而 Danny 的工作就是在實踐上融入臺灣，都可見移臺港人在專業身份沒有改變之下，如何迎合遷移後的發展。

遷移畢竟是件難事，因為那涉及工作的語境有變，也是舉家搬遷的物流處理，而物件也涉及香港記憶，比如在本集首節卓男所展示香港電影的特刊出版，Danny 展示的童年收藏，更有樸言展示深愛的玩具公車。這種物件的展示，是前述幾集節目所沒有的部份，而把香港記憶的角色，強化在食物之上；本集就把握了這個家庭對舊物的儲存狀況，而增加了物件作為記憶媒介的說法。

更有趣之處，是樸言對公車等設施如車站、路線的興趣，以過去的香港收藏，延伸成對臺灣公車的觀察；他在本集的第一節裡就有說感到臺北的公車站，很多時是在馬路中央，卻不如香港般在馬路旁邊而感到奇怪。另外他亦在第四節，與到訪用膳的作家馬世芳，玩上記憶捷運路線的遊戲。這是孩子以自身的喜好，透過記憶、觀察與比較，扣連臺港兩地從而慢慢融入移民生活；Danny 就有說到，最初感到樸言比較孤獨，但其後慢慢適應——而雖說孩子比成年人面對新環境有更強的適應能力，但對孩子來說或有更多成年人未知的感受，在本集的《誰來晚餐》就拿捏到一鱗半爪，拍攝到孩子的說法，以及「與物有情」的種種臺港聯繫。

不過除了物件之外，本集也拍攝到卓男一家與香港家人的聯繫，可見在第三節裡卓男父母和姐弟都從香港到臺探訪與過年，而一家合力弄菜——有再被言說一次對等於粵語「哈哈笑」的大蝦，也有港式蠔仔粥而在粵語上喻意「豐衣足食」，更有臺式的麻油雞飯。食物的再現在本集比較輕描淡寫，而這一家與馬世芳的晚膳更是以西式菜為主；但食物還是在《誰來晚餐》佔一席位，可見從新年的家人聚餐，港臺飲食文化共治一爐，都是港人移臺落地生根的象徵。

在三集述及移臺港人的《誰來晚餐》裡，可見這個議題得到不同層次的擴展，比如之前在〈「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所提到的「後物質主義」與社區關聯，來到〈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的年輕夫妻關係，都見後物質工作下的矛盾；以至在〈煲一碗移民的湯〉（朱文慧【製作人】，2022年10月28日）及〈選擇成為臺灣人〉（朱文慧【製作人】，2023年7月21日）裡，就拍攝到中年父母與子女的移臺狀況，逐步打開因為教育、食物、工作以及物件等等，牽繫到香港的過去與記憶。這些都是 Benson & Osbaldiston (2014) 提出文化感覺對移居者來說，所包含到的重要事物；但在三集的《誰來晚餐》中，臺港語境所再現的移民狀況，因為前述所言兩地「唇齒相依」的關聯，而有更多複雜的感覺與情緒。Highmore (2017) 言說的「軌跡」與「模式」，從節目內可見，都是每個港人「能動」，在融入臺灣社會和生活「結構」的時候，所依據不同狀況而為主體性之說各自表述。這些港人的融入，也滿足了 Heidegger (1927/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2008) 所說如調音的過程，但更重要的，是透過感情維度去再現，而從〈「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的回憶與鄉愁，進而可見《誰來晚餐》的輕鬆與趣味，去看港人在臺如何應對困難，更同時在情感上聯繫香港。

三、中央廣播電臺的《港知港覺》

央廣的《港知港覺》是從2023年6月開始的廣東話電臺節目，每

個星期播放為時二十多分鐘的一集，內容是以邀請已移民的香港人——大部份為移臺人士，並透過訪問去了解移民後的生活狀況；而針對移臺港人的部份，因為不少受訪者都已經在臺灣發展事業，因此訪問內容都會集中在工作上，去談到融入臺灣的議題。而前述《另一種注目》與《誰來晚餐》作為視像節目，與《港知港覺》作為電臺節目相比，是媒體形式也決定到內容如何得到再現——說法會接近 McLuhan (2012) 所指的「媒介就是訊息」，不過他所分析的重點是比較文字與影像媒體對訊息表達的差異；是次研究對於《港知港覺》，是作為電臺而依靠聲音的媒體，尤其單靠對話去傳遞訊息，亦要在短時間內交代內容，就比另外兩個視像節目需要更直接的溝通，以達到所談議題的重點，去觸及受訪者的生活與工作。

在筆者與《港知港覺》其中一位製作人及主持盧冠之在 2023 年 9 月 11 日的訪談中，就電臺媒體的說法，她指出：

我會想節目有一種廣播的效果，即談話方式更像日常生活的對話，也更年輕化；因為央廣已是 Broadcast(廣播)與 Podcast(播客)兩方面運作，也互相有影響，所以年輕化的內容是必須的。而我會選擇文化、藝術及劇場的題材，去吸引年輕聽眾。而說話技巧也要更精準，並以流行的用字去談天。

從這個說法可見，電臺作為媒體更要考慮到廣播與播客的方式，而以「年輕化」手法與內容是迎合到「新媒體」與「新世代」的想像。對盧冠之來說，文化、藝術與劇場會是重點題材，無疑是從受訪者的經歷再現「後物質主義」，並因為電臺媒體的有限對談時間，需要更直接的溝通去表述。

從「後物質」的角度去觀察，無疑發現文化藝術等內容，是比節目中的經濟及政治題材更多。至於涉及文藝題材的受訪者，也都因為在對話上直接切題，能夠針對各自的工作或事業，深入地提供說法。

其中有三集的文化藝術工作者訪問，可以反映「後物質」的觀察之餘，在移臺語境裡補充解說。第一集是於 2023 年 9 月 8 日播出的題為〈自己簽自己留臺，林川創業用影像繼續說故事〉(盧冠之【主持人】，2023 年 9 月 8 日)，受訪者林川由港來臺讀書及工作十四年，而從文化大學戲劇系畢業之後，從事劇場、教學等等工作，及至現在開

辦「劇場公司」，改變了之前作為「自由文化工作者」的身份——因為作為自僱身份去處理收入，能夠滿足申請居留的要求。

這些仔細的解釋，是必然攸關移臺語境，亦再進一步指出「後物質」之說，比前述《誰來晚餐》內所引發夫妻在工作與生活上的矛盾，更能說明在社會與體制結構裡，個人文化工作者會有怎樣的狀況。另外林川（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9月8日）提到自己在畢業後因為希望從事劇場，卻要做上不同的工作去維生，而接受不穩定的收入。Florida（2002）對「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的描述，就有這種創意的專才，每每擁有多樣性與流動性，而在不定時的更新環境裡刺激創作；這也是 Piore & Sabel（1984）所提出的「彈性專業」（flexible specialization），當中也是創意專才在各自的領域接收工作，一方面滿足到生產者的要求而讓不同創作組件合成出最後產物，另一方面也讓專才們彈性地為不同生產者服務（pp. 19-21）。但這些說法或只是浪漫化了多樣性和流動性工作的狀況，卻也有工作不穩，所面對收入同樣不穩定的困局。

因此，「後物質」與「創意階級」的討論，就在《港知港覺》的文藝工作者訪談裡，補充了移臺港人的語境，而拆解了這些概念的正向迷思。比如在播放於2023年8月11日題為〈港人劇團在臺灣都在做甚麼？——隔離島劇團及演員專訪〉（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8月11日）的一集中，受訪的隔離島劇團副團長黃曉輝、演出《失語》的主角梁偉傑及茜利妹，都表示移臺後要勉力做不同的工作，比如演出和展覽，也有如茜利妹還要兼顧在臺北藝術大學修讀碩士的學業；至於黃曉輝亦在其後於2023年8月25日播出題為〈陰影下的美：港人藝術家以原創舞蹈《窿人·深》呈現本地年青人被挖空狀態〉（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8月25日）的一集裡，有相似的港人文藝工作者描述。不過這些移臺港人的創作，就正如前述《誰來晚餐》節目的〈選擇成為臺灣人〉（朱文慧【製作人】，2023年7月21日）的影評人卓男一樣，是工作本身牽繫了臺港兩地，比如林川（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9月8日）就直言「創作概念仍然來自香港」，而有感居住十年臺灣卻未能夠在心裡內化本地生活，相反情懷與感覺都是從香港而來，所以有意收集一百個移臺港人的故事去創作；黃曉輝（盧冠之【製主持人】，2023年8月11日）也把曾在香港演出關於九龍城寨與深水

埗露宿者的「舞踏」創作《窿人》，移師到臺北演出而攸關臺灣年青人的政治參與。這些訪談的再現，是把「後物質」與「創意階級」的概念，連帶到移臺港人的工作軌跡，當中會有面對離港的情感，亦因為透過電臺的直接對談，深入解說。

另一方面，港人移臺除本身因為從事文藝創作之外，亦因為臺灣所予人的「文化感覺」，而開店做生意也能把文藝元素帶進其中，比如於 2023 年 9 月 15 日播出，以題為〈賣糖水賣到成為熱門打卡點 高雄「九記食糖水」樣樣是特色〉（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 年 9 月 15 日）的一集裡，受訪者「掌櫃」就指出在高雄開店，臺灣人對「港式甜品」（臺灣稱作「甜點」）沒有清晰概念，口味也不一樣而要把文化元素引入，其中就有把店鋪設計成中藥鋪一般，有「百子櫃」而讓臺灣客人知道用中藥乾貨——陳皮、蓮子等等加進甜品是為香港特式；另外店中亦有香港電影等等的概念設計，讓甜品店連帶香港文化，都是在商業食店之外，添上港式文化感覺。至於 2023 年 9 月 1 日播出，題為〈有如香港同學會的「共樂」——找資源識朋友，不約而同聚集於此〉（劉螢【主持人】，2023 年 9 月 1 日）的一集裡，受訪的「共樂」餐廳負責人 Ken 亦指出，位於臺北赤峰街的餐廳會營辦展覽而為空間增值，甚至也在食物的展示上花心思設計，都是有創作的需要。而 2023 年 8 月 18 日播出，題為〈行少啲冤枉路！港夫妻臺南民宿經營秘笈大公開〉（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 年 8 月 18 日）的一集裡，就有移民臺南而與丈夫營運民宿的 Kitty，解說到臺灣辦民宿而需要為它設計主題的吸引力，當中必然有開辦民宿的資金計算，但更多的功夫也因為他們租用舊空置樓宇，所處理如保育與復修的工作，都是不可或缺的部份。

黃宗儀（2020，頁 287-191）在討論到港人來臺創業的時候，就有以「小確幸」與「新企業人」之說，轉述了李雨夢（2015）提到港人在臺灣因為廉價租金和開放的租賃環境而創業。對以上三集〈賣糖水賣到成為熱門打卡點 高雄「九記食糖水」樣樣是特色〉（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 年 9 月 15 日）、〈有如香港同學會的「共樂」——找資源識朋友，不約而同聚集於此〉（劉螢【主持人】，2023 年 9 月 1 日）〈行少啲冤枉路！港夫妻臺南民宿經營秘笈大公開〉（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 年 8 月 18 日）的受訪者來說，分別開業餐廳和民

宿，最初都有租金低廉的吸引力，但事過幾年都大不如前；但他們在節目中都同樣地指出了開店的社區扣連，如「掌櫃」（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年9月15日）提到要「教懂」臺灣客人明白港式甜品的特別之處，以至 Ken（劉螢【主持人】，2023年9月1日）和 Kitty（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年8月18日）都提到在地的生意，要與當地人打好關係。雖然這些說法像老生常談，但以前述創意的考慮視之，三人都要利用文藝元素開業，如對甜品的宣傳、替餐廳的增值、為建築的保育，都是港人來臺開展「後物質」生活的寫照；而這就不純粹是做生意的「小確幸」，卻是融入臺灣的一些香港關聯，並以港人的文化與感覺，在臺建立主體。

《港知港覺》的電臺訪談，作為媒體形式而能夠直接切入主題，而港人的文藝工作背景，以及在臺開業的構思，都延伸了前面《另一種注目》節目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和《誰來晚餐》三集節目分別的鄉愁與輕鬆調子，去補充了經驗之談所再現的現實觀感。至於文藝的創作專才，又或者開業的文化元素，無不為前述兩個節目在教育、食物、工作以及物件等等題材之外，附加文化的部份，以言說港人的情感與主題，作為另一種層次去融入臺灣。

伍、結論與建議

如果「移民」一語中的「民」是指「民衆」、「民生」以至「民心」，本研究是從「民心」的指涉，去探討不同的媒體節目，如何再現「移臺港人」的心情；這個所謂「移臺港人」而近乎是單一的標籤，其實都是隨時間變化的軌跡、模式，以至更重要的是感覺的多樣性，所暗示不同層次的主體性解讀。

以感覺之說提供理論脈絡的，會有 Highmore（2017）對文化感覺的說法，提出感覺並非純粹個人情感，更有集體的軌跡與模式；而人作為個體在社會結構當中，都必然有對應歷史與社會事件所衍生而來

的情緒，作為個人及集體的情感與記憶。至於 Benson & Osbaldiston (2014) 所研究移民的生活風格，是從觀察移居者如何將昔日原居地的習慣，扣連、轉化並融入移居地；而過程中亦會在回憶中，帶著懷舊情緒去應對新生活。

將這三個媒體節目作綜合分析（見表 1），可見鏡新聞《另一種注目》節目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 年 5 月 27 日）裡因為建基於香港社運背景，調子是較有哀愁；而公共電視的三集《誰來晚餐》卻因為節目的通俗劇色彩，相對來說就以輕鬆手法，拍攝移民與家庭的關係。至於中央廣播電臺的《港知港覺》電臺訪問，是直接切題的年輕化對談。而承接本文文獻探討可見，關於移民感覺結構的軌跡與模式，〈「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 年 5 月 27 日）是拍攝移臺者嘗試新生活與工作，而逐步融入臺灣。《誰來晚餐》三集節目的移臺者除了工作之外，也因為照顧孩子而經歷在臺日常變化；但相對《港知港覺》的移臺文藝工作者與創業者來說，則仍然以香港為主題去創作，而意識到仍未內化臺灣生活。

至於針對懷舊與調適的心情，《另一種注目》節目的〈「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香港人移民之路〉（吳凡【製作人】，2022 年 5 月 27 日）的移臺者會因為懷緬昔日香港，去建立在臺社區關係，以緩解「思鄉」情緒；同時也透過舊事、物件、食物去重申香港身份。《誰來晚餐》三集節目的移臺者就一方面保留香港飲食習慣、廣東話文化，另一方面在臺工作而調整生活，去感受轉變，亦以物件、食物去扣連香港。至於《港知港覺》的移臺文藝工作者，則以創作攸關香港的議題，去想念、關注和連繫香港社會。

表 1：三家媒體節目分析

節目名稱	單元主題、受訪者	節目類型	調子	感覺結構—軌跡與模式	懷舊與調適	身份與想像
鏡新聞 《另一種注目》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受訪者：Will、菜心、木木、Ted 與 Cedric） 〈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受訪者：Sanford 與 Michelle） 〈煲一碗移民的湯〉（受訪者：Mac、Joanne、鄧怡、鄧彥與鄧雋） 〈選擇成為臺灣人〉（受訪者：卓男、Danny 與鄧樸言） 	紀錄與訪談	哀愁	移臺者嘗試新生活與工作，而逐步融入臺灣。	移臺者從懷緬昔日香港，去建立在臺社區關係。	透過舊事、物件、食物去重申香港身份。
公視 《誰來晚餐》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己發自己留臺，林川創業用影像繼續說故事〉（受訪者：林川） 〈港人劇團在臺灣都在做甚麼？——隔離島劇團及演員專訪〉（受訪者：黃曉輝、梁偉傑與茜利妹） 〈陰影下的美：港人藝術家以原創舞蹈《窿人，深》呈現本地年青人被挖空狀態〉（受訪者：黃曉輝） 〈賣糖水賣到成為熱門打卡點 高雄「九記食糖水」樣樣是特色〉（受訪者：掌櫃） 〈有如香港同學會的「共樂」——找資源識朋友，不約而同聚集於此〉（受訪者：Ken） 〈行少啲冤枉路！港夫妻臺南民宿經營秘笈大公開〉（受訪者：Kitty） 	紀錄與訪談	家庭式通俗劇	移臺者因為新工作或過往在港的文化工作，以及照顧孩子等問題，而經歷在臺日常變化。	移臺者一方面保留香港飲食習慣、廣東話文化，另一方面在臺工作而調整生活，去感受轉變。	透過物件、食物去扣連香港文化。
中央廣播電臺 《港知港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自己發自己留臺，林川創業用影像繼續說故事〉（受訪者：林川） 〈港人劇團在臺灣都在做甚麼？——隔離島劇團及演員專訪〉（受訪者：黃曉輝、梁偉傑與茜利妹） 〈陰影下的美：港人藝術家以原創舞蹈《窿人，深》呈現本地年青人被挖空狀態〉（受訪者：黃曉輝） 〈賣糖水賣到成為熱門打卡點 高雄「九記食糖水」樣樣是特色〉（受訪者：掌櫃） 〈有如香港同學會的「共樂」——找資源識朋友，不約而同聚集於此〉（受訪者：Ken） 〈行少啲冤枉路！港夫妻臺南民宿經營秘笈大公開〉（受訪者：Kitty） 	訪問	年輕化對談	移臺文化藝術工作者／創業者仍然以香港為主題去創作，而意識到仍未完全內化臺灣生活。	移臺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概念仍是以香港議題先行，去想念、關注香港。	透過創作、物件去繼續連繫香港社會。

如上文及表列的綜合分析，可見三個節目的不同議題——從創業與社區、子女與教育、食物與物件、工作與文藝等等，看到港人在臺重構主體性的多種可能；「後物質主義」與「創意階級」的概念也從中得以延伸，可見媒體節目並無純粹以浪漫化的說詞，去美化臺灣生活，相反，融入的軌跡都不是康莊大道，卻交纏著複雜的感覺。

更進一步的研究，除了可以開發媒體對移民的再現與書寫——比如電影文本的分析之外，更可以針對性地探討現實中的移民狀況；筆者為此會建議三個研究的方向：

- 一、港人移民而必然帶同昔日回憶去融入新生活，那對於新生活的普及文化比如衣、食、住、行來說，將會有怎樣的影響，並與在地臺灣人磨合，會是值得研究的文化往來。
- 二、上述媒體可見的議題——從創業與社區、子女與教育、食物與物件、工作與文藝……等等的交互作用，比如在學子女與社區鄰里的關聯，又或者文藝介入城市與社區的可能性，都可成為港人融入過程的研究。
- 三、臺灣的移民歷史研究，在新一波的港人移民潮裡，是如何從微觀的生活與文化感覺，建構起移民史作為主流與分流的分析，都是有待開發，藉以將微觀的香港移民潮，介入宏觀的移民「大歷史」。

「沒有人是孤島。」是英國詩人以生命比喻土地扣連海陸，但這句話用在形容移民人士與文化感覺，實不為過，是現代城市裡的移居者都並非住在荒島，而他們所扣連到的生活與日常，都有千頭萬緒、喜怒哀樂。如果流徙是香港人的宿命，留港與移臺就是臺港歷史新一頁，並有待觀照。

註釋

1. 包括 2012 年 7 月開始的「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反國教」），2014 年 9 月開始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簡稱「佔中」），

以及後來發展成的「雨傘運動」；最後是 2019 年 3 月開始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簡稱「反送中」）。

2. 以通俗劇之說去理解《誰來晚餐》，單單以第十四季去看，都滿足到所言的家庭元素與戲劇衝突。比如涉及母女關係的就有〈很想擁抱你——水電工母女的親子習題〉（林明慧【製作人】，2023 年 2 月 3 日）、〈條通媽媽浮生路〉（鍾愉煊【製作人】，2022 年 12 月 2 日）及〈就是想要做自己〉（張瑜珊【製作人】，2022 年 11 月 11 日）等；談到世代間的夢想與矛盾，就有〈爸媽 我要休學走自己的路〉（吳孝梅【製作人】，2023 年 1 月 6 日首播）、〈做比薩 愛地球 拼買房〉（陳彥廷【製作人】，2022 年 12 月 30 日首播）、〈雜貨店媽媽的射箭國手夢〉（吳家惠【製作人】，2022 年 12 月 23 日首播）、〈鋼琴和咖啡甜點的迴旋曲〉（張景斐【製作人】，2022 年 12 月 19 日首播）等。另外亦有談到在臺西方人定居經歷的〈好香，好想成爲臺灣人〉（趙荃【製作人】，2023 年 3 月 31 日）和〈野獸愛上山〉（鄭雯芳【製作人】，2023 年 3 月 3 日首播）分別談到捷克人和德國人在臺作爲少數族裔的故事；至於臺灣原住民或在臺灣城鄉間移居的紀實亦有不少，都旨在以家庭關係說到普通人的生活。

參考書目

- Ching, Angie. (2023)。《大玩香港人》。藍藍的天。
- 朱文慧（製作人）（2022年10月28日）。〈煲一碗移民的湯〉【電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朱文慧（製作人）（2023年7月21日）。〈選擇成為臺灣人〉【電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巫知諭（製作人）（2018年3月29日）。〈香港夫妻之發現心在臺灣〉【電
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吳凡（製作人）（2022年5月27日）。〈「移民臺灣」尋找第二個「家」
香港人移民之路〉【電視節目】，
《另一種注目》。鏡新聞。
- 吳心橋、劉亦修（2019）。《港式臺派：異地家鄉的生活文化漫遊》。大家
—遠足文化。
- 吳孝梅（製作人）（2023年1月6日）。〈爸媽 我要休學走自己的路〉【電
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吳家惠（製作人）（2022年12月23日）。〈雜貨店媽媽的射箭國手夢〉
【電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李立峯（2017）。〈再看世代差異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主義〉，張少強、
梁啓智、陳嘉銘編《香港·社會·角力》，頁47-79。匯智。
- 李立峯、鄧鍵一（2014）。〈經濟發展，政治轉變，和香港青年人的後物質
轉向〉，張少強、梁啓智、陳嘉銘編《香港·城市·想像》，頁176-203。
匯智。
- 李雨夢（2015）。《島嶼·浮城：15則香港人在臺灣的生活札記》。南十字
星。
- 李耀泰（2020）。〈在人群移動中透視在地與全球社會：臺大社會系移民研
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臺灣社會學》，40，167-177。
- 希望學編輯團隊（2023）。《異鄉港孩：願歸來仍是少年—30個移民家庭
的教養歷險記》。希望學。
- 林明慧（製作人）（2023年2月3日）。〈很想擁抱你——水電工母女的親
子習題〉【電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陳彥廷（製作人）（2022年12月30日）。〈做比薩 愛地球 拼買房〉【電
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馬傑偉（1996）。《電視與文化認同》。突破。
- 張景斐（製作人）（2022年12月19日）。〈鋼琴和咖啡甜點的迴旋曲〉
【電視節目】，
《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張瑜珊（製作人）（2022年11月11日）。〈就是想要做自己〉【電視節目】，〈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黃宗儀（2020）。《中港新感覺：發展夢裡的情感政治》。聯經。
- 賈海濤（2020）。〈國際移民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讞疑〉，《南國學術期刊》，3，24-34。
- 趙荃（製作人）（2023年3月31日）。〈好香，好想成爲臺灣人〉【電視節目】，《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年8月18日）。〈行少啲冤枉路！港夫妻臺南民宿經營秘笈大公開〉，《港知港覺》。<https://player.soundon.fm/p/b5703a72-ed1e-45bc-8bd7-6da754583cb4/episodes/f587bac2-d028-466d-ac5a-b7cadb433e9b>
- 鄭立明及劉螢（主持人）（2023年9月15日）。〈賣糖水賣到成爲熱門打卡點 高雄「九記食糖水」樣樣是特色〉，《港知港覺》。<https://player.soundon.fm/p/b5703a72-ed1e-45bc-8bd7-6da754583cb4/episodes/055b45cc-38fb-4262-a07f-3edec8034ac5>
- 鄭雯芳（製作人）（2023年3月3日）。〈野獸愛上山〉【電視節目】，《誰來晚餐》。公共電視。
- 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8月11日）。〈港人劇團在臺灣都在做甚麼？——隔離島劇團及演員專訪〉，《港知港覺》。<https://player.soundon.fm/p/b5703a72-ed1e-45bc-8bd7-6da754583cb4/episodes/3cd009fa-b340-4dee-b7ad-162a8b5a9f28>
- 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8月25日）。〈陰影下的美：港人藝術家以原創舞蹈《窿人·深》呈現本地年青人被挖空狀態〉，《港知港覺》。<https://player.soundon.fm/p/b5703a72-ed1e-45bc-8bd7-6da754583cb4/episodes/ee1fefb7-59a2-4065-85b7-0b6f07c23f2e>
- 盧冠之（主持人）（2023年9月8日）。〈自己簽自己留臺，林川創業用影像繼續說故事〉，《港知港覺》。<https://player.soundon.fm/p/b5703a72-ed1e-45bc-8bd7-6da754583cb4/episodes/9caed825-d8c0-4552-9a17-d68dd732ce31>
- 劉螢（主持人）（2023年9月1日）。〈有如香港同學會的「共樂」——找資源識朋友，不約而同聚集於此〉，《港知港覺》。<https://player.soundon.fm/p/b5703a72-ed1e-45bc-8bd7-6da754583cb4/episodes/77a914d2-3902-43da-b2c2-572c465aced7>
- 鍾愉煊（製作人）（2022年12月2日）。〈條通媽媽浮生路〉【電視節目】，《誰來晚餐》。公共電視。Bauman, Z. (2007). *Liquid times: Living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Polity.

-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Sage.
- Benson, M. (2011). *The British in rural France: Lifestyle migration and the ongoing quest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Benson, M. & Osbaldiston, N. (2014). New horizons in lifestyle migration research: Theorising movement, settlement and the search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In M. Benson & N. Osbaldiston (Eds.), *Understanding lifestyle migr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and the quest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pp. 1-23). Palgrave Macmillan.
- Berlant, L. (2008). Thinking about feeling historical. *Emotion, Space and Society*, 1(1): 4-9. <https://doi.org/10.1016/j.emospa.2008.08.006>
- Chan, K. M. (2021). A space out of unitary nationalism: Revisiting Hong Kong cinema. *India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34(1/2), 37-58. <https://www.jstor.org/stable/27091695>
- Chau, Candice. (2022, January 16). Explainer: How to measure Hong Kong's mass exodus. *Hong Kong Free Pres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1/16/explainer-how-to-measure-hong-kongs-mass-exodus/>
- Davis, Fred. (1979). *Yearning for yesterday: A sociology of nostalgia*. Free Press.
- Florida, R. (2002).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Basic Books.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olity Press.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3, July 11). *Canada makes it easier for Hong Kongers to stay and work in Canada*. [Newsroom]. <https://www.canada.ca/en/immigration-refugees-citizenship/news/2023/07/canada-makes-it-easier-for-hong-kongers-to-stay-and-work-in-canada.html>
- Guignon, Charles. (1984). Moods in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In C. Calhoun & R. C. Solomon (Eds.), *What is an emotion? Classic reading i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pp. 230-24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 Hall, S. (1987). Minimal selves. In L. Appignanesi (Ed.), *Identity the real me: Postmodernism and the question of identity (ICA documents 6)* (pp. 44-46).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
- Heidegger, M. (1927/2008). *Being and time* (J. Macquarrie & E. Robinson, Trans). Harper Perennial.

- Highmore, B. (2017). *Cultural feelings: Mood, mediation and cultural politics*. Routledge.
- Over 180,000 Hong Kongers apply for UK's BNO visa. (2023, August 24). *Hong Kong Watch*. <https://www.hongkongwatch.org/all-posts/2023/8/24/over-180000-hong-kongers-apply-for-uks-bno-visa>
- Inglehart, R. (1977). *The silent revolution: Changing values and political styles among Western publ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Inglehart, R. (1990). *Cultural shift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ameson, F. (1991). *The cultural turn: Selected writings on the postmodern, 1983-1998*. Verso.
- John, E. & Potter, N. (2002). Images of community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In P. Alperson (Ed.), *Diversity and communit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pp. 265-288). Blackwell Publishing.
- Kaplan, E. A. (2000). Classical Hollywood film and melodrama. In J. Hill & P. C. Gibson (Eds.), *American cinema and Hollywood: Critical approaches* (pp. 46-6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i, Almond. (2022, August 12). Over 113,000 residents left city in 12 months, as Hong Kong sees largest mid-year population drop on record. *Hong Kong Free Press*. <https://hongkongfp.com/2022/08/12/over-113000-residents-left-city-in-12-months-as-hong-kong-sees-largest-mid-year-population-drop-on-record/>
- Ma, Eric K. W. (1999). *Culture, politics and television in Hong Kong*. Routledge.
- Mar, Phillip. (1998). Just the place is different: Comparisons of place and settlement practices of some Hong Kong migrants in Sydne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9(1), 58-73. <https://doi.org/10.1111/taja.1998.9.1.58>
- McLuhan, M. (2012).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In M. G. Durham & D. M. Kellner (Eds.),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ds* (2nd ed.) (pp. 100-106). Wiley-Blackwell.
- Niemeyer, K. (Ed). (2014). *Media and nostalgia: Yearning for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Palgrave Macmillan.
- Ong, A.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sbaldiston, N. (2012). *Seeking authenticity in place, culture, and the self:*

The great urban escape. Palgrave Macmillan.

Piore, M. J. & Sabel, C. F. (1984).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Basic Books.

Hong Kongese immigrants to Canada. (2023, May 12). *The Canadian magazine of immigration.* <https://canadaimmigrants.com/hong-kongese-immigrants-to-canada/#:~:text=In%202022%2C%203%2C705%20citizens%20from%20Hong%20Kong%20were,residents.%20Over%20200%2C000%20Hong%20Kongese%20immigrants%20in%20Canada>

Urry, J. & Larsen, J. (2011). *The tourist gaze 3.0.* Sage.

Vannini, P. & Taggart, J. (2014). No man can be an island: Lifestyle migration, stillness, and the new quietism. In M. Benson & N. Osbaldiston (Eds.), *Understanding lifestyle migrati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o migration and the quest for a better way of life* (pp. 188-208). Palgrave Macmillan.

Williams, R. (1989). *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Verso.

Woon, W. J. (2023, March 30). Are Hong Kong immigrants welcome in Taiwan? *ThinkChina.* <https://www.thinkchina.sg/are-hong-kong-immigrants-welcome-taiwan>